

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：

回忆启功先生那些有趣儿的往事

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。启功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、国画大师，精通古代文学、古典文献、诗词书画、文物鉴定等，是当代中国罕见的一位文化大家。当今艺坛，有多少人能似启功可爱、可敬、可念？

启功先生生于1912年7月26日，2005年6月30日辞世。启功先生去世至今已7年，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，没有因为他的离世被人遗忘，而是随着时间推移，在当代文化大环境中越发显得珍贵和难得。

幽默风趣 喜爱卡通玩具

启功常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幽默通达的性情，而这种性情，从青年到老年，甚至是在他病逝之前，都没有改变。

启功曾说：“编顺口溜是我的特长，其实我小的时候跟祖父学的那些东坡诗，如《游金山寺》等，就是那时的顺口溜，我早就训练有素，所以驾轻就熟，张口即来。编完后还要在相好的同仁间传播一下，博得大家开怀一笑。”“淘点儿气，犯点儿坏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只要适可而止，哪说哪儿了……”

年轻时，针对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教学问题，他编排的顺口溜浅显却抓住要害：“美术系，别生气，泥捏象牙塔，艺术小坟地。一个石膏像，挡住生殖器，两个老模特，似有夫妻意……”他拿朋友徐燕荪的名字开玩笑，善意机智，用典巧妙，搞得朋友也拿他没办法：“家住在城北，其实并不美。中间一张嘴，两边有分水。有头又有尾，下边四条腿。名在《尔雅》内，却非虫鱼类。翻出《释亲》章，倒数第一辈。出言莫怪罪，小市民趣味。”就算是晚年为自己写墓志铭，排遣重病时的痛苦，也满是自嘲的幽默。老

友台静农看到晚年启功的打油诗时不禁感慨：“他还是那么淘气！”

画坛伉俪谶北新、杨健健与启功先生是世交，在启功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之际，他们对记者讲述了与启功先生往来的趣事。谶北新说，北师大曾规定学校内部的人不允许敲启功先生的门，但校外来人络绎不绝。启功先生仍坚持亲自去开门，一来以示尊重，二来他幽默地阻挡别人替他开门，他说：“你甬，你甬，你知道我想请他进来还是请他出去？”

杨健健女士回忆：启先生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，记忆力非常好，一次启功先生的一个博士生找启功先生，在谈到一个问题时，他对学生说在一本古书里的某一章某一节说了个看法，让学生回去翻书查阅。

在晚年生活中，启功先生从不把自己当老人，坚持自己缝扣子，对各种可爱的玩具喜爱有加，“别人说他是熊猫一样的国宝，他就在竹子跟前装作熊猫的样子照个相。”启先生最喜欢的是一个香港朋友送他的毛绒玩具。

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启功先生在杭州抱着竹子拍照。因为有朋友戏称启功像国宝熊猫，他故拍此照。

先生萌事

■虽然启功先生有许多光彩照人的头衔，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我的主业是教师。”在他的名片上也只有两行大字——“北京师范大学”、“启功”。

■启功写字的桌子只有两尺见方，用了20多年。书房四宝一概不讲究名贵，喜欢用衡水地区一个小笔厂生产的毛笔，7分钱一支，一次订200支。砚台在他那儿叫“压卵石”。别人送的好砚，他随手转送给学校。

■如果启功有学生跟他约好或者是不速而访，这时无论是领导、记者或者粉丝拜访他，只要是学生以外的人来访，启功就会立刻下“逐客令”，对其他来客说：“我的学生来了，我们要谈教学的事情，请你们回避，得罪了！”

■他是满清皇室后裔，“包办”的婚姻，妻子去世后，为防止有人说媒，他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。

■一天启功来到北京潘家园，看到门口的店铺挂着署有他名号的书法作品，但是没有一件是他亲手所写，全部是别人仿写的，启功笑道：“写得都比我好。”

启功隽语

三陪诗书画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某些领导庸庸风雅，出行或参加一些活动喜带诗人、书画家作陪。或问先生曰：“此有说乎？”答曰：“有，此谓之‘三陪诗书画’。”问：“若以此五字做上联，请拟下联。”先生迅捷对之云：“一扫毒赌黄。”对仗工稳。问者惊讶之余，问：“作何解？”先生乃正襟曰：“此事久之亦可成癖，一样危害个人及社会，我辈能不戒之哉！”

博士字

一日，某高校书法教授驾临小红楼，要求先生与其合招“书法博士生”。先生曰：“君若答出启某一个题，则当允之。”乃问此教授：“何谓博士字？何谓硕士字？”某教授愕然不知所答。先生笑曰：“您既未答，恕我不能允命矣！”后谈及此事，先生遂问余：“考您一题：何谓博士？”余答云：“博学多识之士也。”先生颌首云：“然则君看眼下许多号称‘博士’者，忽略基础知识，只钻某一二课题，即或字写得不错，实为‘窄士’也。”

胡说

约三十年前，先生应邀赴香港演讲《红楼梦》。先生登台鞠躬之后，便提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：“胡说。”见满堂愕然，先生笑眯眯解云：“过去胡适之先生一家之说，或贬之‘胡说’；启功系满人，亦胡种也，今日所说乃真正之‘胡说’。尚盼诸位姑且听之，多予批正也。”

浮光掠影楼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先生移居师大红红楼，系二层小楼。楼前有乔木数株，徐风拂来，枝叶摇曳，光影婆娑，遂命名所居为“浮光掠影之楼”。或问命名之意，先生自谦曰：“治学切记浮皮潦草，浅尝辄止，楼名‘浮光掠影’，可常戒之！”

美的困惑

一日，某友人送来舞蹈演出票，先生婉谢之曰：“启某实不宜观看此剧也。”问：“为何？”答云：“舞台五彩缤纷，演员婀娜多姿，吾极易犯困。”问：“岂不美乎？”答：“非也。某正应美学家常用之名言——‘美的困惑’也！”闻者大笑。

（据《中国文化报》、《华商报》、《成都商报》）

谦和后面的刚正

启功待人友善是出了名的，“启功不打假”更被传为美谈。晚年应接不暇的来访，为书所累的无奈都与他以礼待人的谦和品性有关。启功的内侄章景怀说，与启先生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，他待人接物的礼数始终如一：对人称呼“您”，握手要站起来，送客要出门……而他送给别人书画作品的数量也可以称得上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，不计名利，不摆架子、幽默可亲的启先生人缘非常好。

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办公室主任侯刚改革开放后开始协助启功工作，他回忆说：“反右派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先生在会上批他批得很厉害，平反以后俩人见面，那人就觉得很尴尬，启先生主动和他握手说：“过去的事情就像唱戏，有人唱白脸有人唱红脸，唱过去就过去了。”

启功待人谦和确实不假，但并非没有脾气，不辨是非。章景怀说，启功晚年时许多人打着“看望”的名义来求字，启功实在没辙就只能回绝：“您别来看我，您要是想看我，我给您寄张照片

吧。”他对司机、修理工等十分大方，但从没为了讨好某位领导而主动送自己的作品，当有些人以“首长”的名义向他索字时，他则表现得威武不屈。

书法家林岫认为，书画界流传“启功评论作品只说好不言坏”的说法也是一种想当然。启功通常虽以鼓励为主，但逢恶丑怪异的书法，必下针砭，决不客气。

章景怀说，启功虽然指导和帮助过许多人学习书法，但他多次强调，自己没有书法学生。一方面是因为启先生觉得书法艺术见仁见智，但更重要的是不希望拉帮结派，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做不该做的事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敏如在启功去世后曾说：“我们看启先生，不可只看到他的谦虚亲切幽默，还要看到他的刚正有所不为。”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同样有此感慨：“人们都知道他的和气，只有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才知道和气和气后面的刚正。刚正，这在今天是多么难得的品德！”

逸闻趣事

范云梯戏考梁羽生

范云梯(1863—1940)，字步月，广西永安州(今广西蒙山县)东平里水窠村人。因在崖州知州任上所题的“南天一柱”而名扬四海，他与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梁羽生同为广西蒙山人，尽管两人年纪相差61岁，却发生过一段有趣的文字之缘。以致后人每每忆及此事，总会说出这段佳话。

清光绪十一年(1886年)，中法战争结束后，不甘失败的法国侵略者在中越边境沿线驻屯重兵，并在边境一带针对中国修建了各种明碉暗堡及其他军事工程，有意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，随时威胁着中国的西南边疆。

当时苏元春任广西提督兼广西军务督办，此人戍边十九年，为防御法国侵略者卷土重来，花大气力进行边防建设。鉴于当时的形势，永安州的一些有识之士，热血青年纷纷投到苏元春帐下准备为国效力。

梁羽生的外祖父刘瑞球有一位叔父叫刘安济，当时在苏元春大营任幕僚。在他这位叔父的引荐下，二十岁出头的刘瑞球来到边关，投奔到苏元春的大营时刻准备为抵抗法军效力。

苏元春与这位小老乡交谈后，觉得他聪明伶俐，文武双全，确实是个可造之材，不久便送他到日本留学，专习军事。学成后，苏元春又推荐他到自己部下、同为永安州人的广西防军统领马盛治部下任标统，大致相当于现代团长一级的军官。

当时，范云梯由廪生考选拔贡，参加朝考获一等第二名，因病不能复试，后考取八旗官学教习，亦因戊戌之变不能赴任，到吏部以直隶州州判注册后南归，也来到广西边防大营。苏元春久慕范云梯的才干，便安排他到马盛治营中办理

文案。

这样，范云梯和刘瑞球成为同事，闲暇时常有文酒之会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范云梯由苏元春推荐，得人京由吏部引见，授广东琼崖兵备，由此开始了他在海南从政的生涯，而刘瑞球则继续从军。

光阴如梭，斗转星移，很快就到了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，这时的范云梯已辞官回乡，在蒙山县修志局任职。刘瑞球也于几年前解甲归田，含饴弄孙，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培养外孙梁羽生这件事情上。

这年梁羽生刚刚9岁。他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，从五岁认字开始，父母便教他念唐诗，到七岁便能背诵不少诗词。梁羽生说过：“我的作品以武侠小说为主，其次是联语；但我对联语的爱好则比武侠小说为早，外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。”

从五岁那年到十二岁，梁羽生读小学期间，每年的两个假期都要到外祖父家去。外祖父教了梁羽生三样东西使他终生受用，其一为对联，俗称对子，是中国独有的文学形式，向来有“诗中之诗”的美誉。

梁羽生天资聪颖，在家庭中耳濡目染，又得到外公的悉心传教，文学潜质迅速表现出来。外公是从对联的基本功教起的，先是学单字对，双

字对，如天对地，夏对冬，寓教于乐，其乐融融。

梁羽生不知不觉学会了很多实用的格律知识。一次外出游玩，外公有意考他，故意不用书中的例句，而是随便以身边的实物作上联，外公道：“我要以这‘四眼井’为上联，你如何作下联？”梁羽生不假思索地想起家中的“八角亭”对了下联。

外公听后大感意外，难掩喜悦之情。这年，梁羽生的堂兄陈文奇在法国获得硕士学位，学成归来，广西当局委任他为广西镇南关(现友谊关)的专员。赴任前，家中置办酒席饯行，宴请的亲朋好友之中就有刘瑞球和范云梯。范云梯早就听说过梁羽生会吟诗作对，于酒酣之际将梁羽生拉到身旁：“来来来，我出个对子让你对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梁羽生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亮起嗓门说：“世翁请出。”范云梯当即出一句上联：“老婆吹火筒。”筒，蒙山话读“洞”，属仄声，梁羽生觉得他的上句出得挺有意思，他略为思索了一下，便脱口对出下联：“童子放风筝！”

范云梯一听，击节而叹曰：“老婆，童子，天上，地下，你对得好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”在场者无不惊叹梁羽生的聪明才智，此后，这一段佳话一直在蒙山民间流传。

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文/陶钢）